

10. 07

江  
史  
資  
料

江  
史  
資  
料



第一輯



H162/35  
邗江文史资料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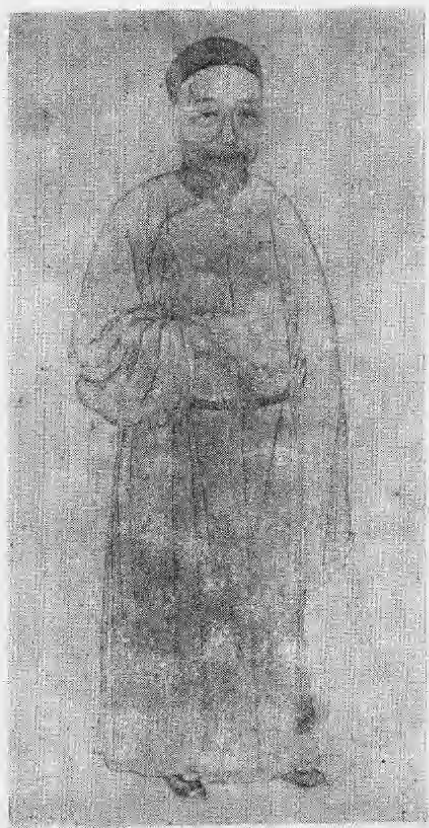
· 内部资料 ·

中国人民政协邗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九月

阮元画像

(据《清代学者像传》复制)



#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弇江的来历及变迁         | 李自强 (3)          |
| 回忆我的父亲许言希        | 许孝祖 (5)          |
| 我对许言希烈士的回忆       | 陈 慕 (11)         |
| 陈文在我县抗日活动纪事      | 张 醒 洪礼仁 (14)     |
| 胡笔江先生在家乡的善举      | 凌延鸾 (17)         |
| 胡笔江与陈养年          | 薛艺友 (21)         |
| 胡笔江与史量才          | 于杞亭 (24)         |
| 胡笔江所乘客机遭受日军袭击    |                  |
| 殉职事简述            | 于杞亭 (26)         |
| 瓜洲文献的搜集和刊行者——于树滋 | 顾一平 (27)         |
| 记先祖父于树滋二三事       | 于在春 (31)         |
| 有关吴意航先生的资料 (二则)  |                  |
| (一)              | 吴葆初 (34)         |
| (二)              | 吴泰瑜 (35)         |
| 扬剧前辈丁宝珊          | 彭兆庆 张 醒 张枫梧 (37) |
| 花番鼓小史            | 张 力 沈福官 (40)     |
| 瓜洲古今谈            | 赵苇航 金慎夫 (44)     |
| 瓜洲渡小史            | 高惠年 (51)         |
| 瓜洲私立意航学校         | 高惠年 (55)         |
| 瓜洲钢厂今昔谈          | 黄旭东 (58)         |

|                              |               |
|------------------------------|---------------|
| 瓜洲锚链·····                    | 阿 莲 (66)      |
| 瓜洲镰刀史话·····                  | 村 杰 (69)      |
| 火烧苗章甫的始末·····                | 张 醒 张枫梧 (72)  |
| 解放前夕李典镇的一场抗抓丁斗争·····         | 杜晓峰 张福凯 (77)  |
| 日本侵略军在万福桥大屠杀的经过·····         | 闻 史 (80)      |
| 怒毙敌寇夜移敌尸·····                | 卜万林 (84)      |
| 头桥人民血泪仇·····                 | 薛艺友 (86)      |
| 张木匠斧劈电子头·····                | 李有奎 顾一平 (89)  |
| 邗江乡、镇地名初探·····               | 顾汉忠 (92)      |
| 扬子桥的变迁·····                  | 汤 杰 (100)     |
| 历代名人与扬子桥·····                | 柳 松 (102)     |
| 六圩的变迁与太平军三打佛感洲·····          | 汤 杰 (108)     |
| 阮元与邗江·····                   | 闻 史 (112)     |
| 公道镇阮氏宗祠琐忆·····               | 周服彬 (117)     |
| 阮元墓志·····                    | (119)         |
| 阮文达公墓表·····                  | (121)         |
| 隋炀帝与雷塘·····                  | 方 草 (124)     |
| 甘泉山出土汉“广陵王玺”金印·····          | 丁邦元 (128)     |
| 瓜洲城隍庙的玉带·····                | 沈丰年 (130)     |
| 瓜洲孟庄遗存一块有关太平天国战争<br>的碑石····· | 高惠年 祝 彬 (133) |
| 封面题字·····                    | 张爱萍           |
| 封面设计·····                    | 关 山           |

## 前 言

政协邗江委员会自一九八一年建立以后，即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地方文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工作。由于领导和各方面的重视，在各界人士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到日前止，已陆续编印《邗江文史资料稿》十一期，收录地方文史资料计五十八篇，约十六万字。这些资料，涉及到我县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和革命斗争等方面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也涉及到地方古代历史地理、文物古迹的研究和评价。其中有的是当事人亲身经历或亲见亲闻，有的是根据地方文献或采访故老传闻所得。因此，这些资料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在某些方面，可补一般书刊之不足。它不仅可为编修地方志提供部分素材，而且可为从事某些专门工作的同志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同时，也是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在已经编印散发的十一期《邗江文史资料稿》的基础上，我们广泛征求意见，核实修正，选编了《邗江文史资料》第一辑。希望通过这一辑文史资料的出版，进一步推动我县文史资料的征集和抢救工作。今后，我们将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广征博采，努力开创全县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新局面。根据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要求，我们今后着重征集自清末戊戌维新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前的近现代史料，内容包括政治、

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科技、民族、宗教、华侨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撰稿人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长短，忠于历史，秉笔直书。稿件一经采用，均酌付稿酬。

由于资料不足，水平有限，尽管我们努力存真求实，但讹误和疏漏仍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有关专家匡正。本辑编印过程中，承有关方面多所关注，热情支持，于此并致谢忱。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九月

# 邗江的来历及变迁

李 自 强

邗江县位于扬州四周，县政府设在扬州市内。邗江的历史及变迁，与扬州有着密切的联系。

邗江得名于古邗沟。早在春秋末期，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兼并，争夺霸权。公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夫差大败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为了北上伐齐，进军中原，吴王夫差于公元前四八六年在长江北岸的邗国故地筑起一座邗城（在今扬州蜀岗之上），作为屯兵之所。又在邗城下开挖深沟，沟通江淮，以利军运，名曰邗沟，又称邗江、韩江、邗溟沟、中渎水。吴王夫差筑邗城、开邗沟，不仅是邗江县得名之由，也是扬州建城之始，距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年了。

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扬州及四周广大地域，先后为广陵郡、广陵国、江都国、江都郡、广陵县、江都县、江阳郡及南兖州等，代有变革。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曾改广陵县为邗江县。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设置邗江县，距今也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其间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地名多有变易，行政区划经常改变，或为广陵县，或为江都县，或为江阳县。所辖地域与江都县、高邮县、仪征县、丹徒县之间犬牙交错，难以备述。

到清代雍正九年（1731年），始置甘泉县，包括了今邗

江县的绝大部分地域。辛亥革命后，废甘泉县，并入江都县。抗日战争期间，邗江一带曾先后设过甘泉县、东南县、仪扬县、邗东县等，时间均较短。解放以后，并入江都县。一九五六年三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置邗江县。一九五八年八月，又并入扬州市。一九六三年三月与扬州市分开，再建邗江县，直至目前。一九八三年三月，经国务院批准，将原属邗江县的湾头、杨汪、西湖三乡划归扬州市郊区，邗江县亦为扬州市所辖。

邗江县地处江淮之间，气候温和，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一九五八年开凿凤凰河时，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说明在五六千年以前，邗江人的祖先就生息、劳动、居住在这块土地上。数千年来，邗江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县西部、北部和东部，分布着大量的古代墓葬和文化遗迹。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全县，隋炀帝和清代康熙、乾隆帝巡游江南，曾在瓜洲、扬子桥建有行宫，历代仕宦或游历扬州的文人名士，在邗江留下了无数的名篇佳作。邗江还产生过象阮元、焦循这样名扬海内的学者。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万福闸、瓜洲闸、施桥船闸的兴建，闻名遐迩，更加增添了邗江的光彩。

# 回忆我的父亲许言希

许孝祖

我家祖籍安徽省来安县，后定居在嘉山县嘉山集。我父亲许言希，又名延熙，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少年时代在家乡附近的小学、私塾就读，初中阶段辗转于来安县、滁县一带求学。三十年代初，靠我的堂伯父许延英资助，在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中。毕业时，因家境日趋衰落，祖父便命他放弃可能获得的继续深造的机会，返里谋业持家。大约从一九三三年起，先后应聘在来安县建阳、蕲营及盱眙县古城等地私立小学任教。

当抗日战争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时候，我父亲投身抗日救国事业，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之所以能较早地献身于革命事业，除了出于满腔爱国热情，还与他在金陵中学读书时，受到同学中地下党员、团员，如汪道涵（现为上海市市长）等同志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启发和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参加革命工作后，他先后任过“农抗会”主任、区“农抗会”理事长、盱（眙）（山）办事处主任和淮南区党委成员。罗炳辉将军在淮南根据地开展工作时，帮助地方发展抗日武装期间，我父亲曾在罗炳辉将军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父亲调任甘泉县县长期间，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深夜，被敌特

包围，在甘泉县公道区光荣牺牲，时年三十二岁。

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后，由于当时斗争复杂，环境艰苦，尽管他和我们一起团聚的时间不多，但凡我能忆起的一些事情，都体现了父亲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革命品格。

我在盱嘉办事处驻地看到，父亲作为办事处主要负责人，生活上始终保持和大家一样。每到一地，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玉米粥、玉米饼，穿的是仅有的几件灰布衣裳。就连我们来到办事处期间，也是全家睡在地铺上，吃的仍然是从伙房打来的饭菜，毫无特殊的地方。

参加革命后，父亲那种公而忘私、全心全意致力于抗日救国事业的精神，深为人们所敬佩。他对家庭的三次安置，就是他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

父亲参加农抗运动，投身革命不久，一些尚不理解革命意义的乡邻，常在我母亲面前嘲弄父亲。祖父也因我父亲不能尽力谋家感到失望。当我刚一周岁的时候，祖父不幸病故，母亲预感此后的逆境，写信给父亲，一再要求父亲回来料理丧事，不要再离开家，或者把我们带走。当时，不论是父亲留下不走，还是把我们一起接走，都意味着牵挂家庭，有损革命，甚至脱离革命。父亲没有这样做。他匆匆料理祖父丧事以后，果断地把我们母子托交给外祖父照料，自己毅然返回开展抗日工作的地区去了。不久，外祖父家乡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加之我父亲宣传鼓动和组织抗日，在外祖父家乡有些声望，因此，我们这些“抗属”，在那里就无法栖身了。外祖父只好带着我们到处“跑反”避难。直到听说父亲担任了盱嘉办事处主任，并打听到他的行踪之后，我们才历经艰辛找到了父亲。母亲满以为这次可以全家团聚了。可是，由于

办事处驻地经常流动，父亲只留我们稍住些时日，就说服外祖父，把我们带到外祖母家乡——嘉山县自来桥农村。因为没有房子住，就住在村口一间破废的地窖式的窝棚里。一九四二年冬天，我弟弟许茂祖就出生在这窝棚里。弟弟出生时，正是根据地最艰苦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更不用说了。母亲临产前，家中除了玉米面，一无所有。正当我们发愁、亲朋担忧的时候，父亲委托办事处的同志，送来了他用自己津贴买的和办事处按规定配给的大米、白面、红糖之类的物品。在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津贴非常微薄的情况下，办事处要作出多么巨大的努力，父亲自己要克苦多长时间，才能筹办起这些物品呀！党的关怀，父亲的深情，温暖了我们全家的心！弟弟出世不久，根据地情况开始好转，我们全家再次来到办事处驻地。母亲总觉得长期东奔西走、到处寄居，不是长久之计，只有跟父亲在一起，才有个依靠。父亲非常理解母亲的心，然而，为了不因我们跟随办事处而增加机关的累赘，又说跟母亲带着我们离开办事处，并亲自把我们安置到盱眙古城附近的梅巷村定居。遵照父亲的嘱咐和安排，在乡政府和乡亲们的帮助下，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们的生活总算安了下来。

父亲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为了表达对我们兄弟两个的爱，他每次给家中带信的时候，总是要询问“我的一条牛，一匹马长得好吗？想念他们。”并再三嘱咐要把“牛和马”养好。起初，周围的战友不解其意，开玩笑地问我父亲：“你什么时候发的财，置了这么大的家产啊？”我父亲风趣地解释道：“那是指我的两个宝贝儿子，一个属牛，一个属马。”

父亲最后一次回家给我留下的记忆，也是很有意义的。

那是调任甘泉县长之前，他外出工作来到古城区时，顺道回家住了几天。当时，梅巷村安置了一户烈属，是四川或云南人。她丈夫在前线牺牲了，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区政府为她买的两间草房内，大家都亲切地叫她“何同志”。父亲回家后，很快去看望这户烈属，了解她生活上有无困难。尽管何同志一再说，乡政府、老乡对她照顾得很好，但是父亲还不放心，特地跑了好几里路（我也随了去），找到乡长万忠同志，一再关照他，要主动关心和照顾好这户烈属。

谈话中，万忠同志顺便告诉我父亲：区政府通知乡政府，要给我们家盖房子，款子即将拨来。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我们一直是借住在一个四合院门楼旁又矮又黑的一间小房子里，公家能给我们盖新房子该多好啊。没想到，父亲恳切而又认真地对万忠同志说，他在区里已知道这件事，并且已叫区政府撤销这笔拨款。因办事处已接到部队的通知，近期内要接走何同志一家，另作安置。到时候将何同志住的房子调给我家住，这样既省了公家的钱，又减少了乡政府和老乡的麻烦。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我们和父亲的最后一次团聚！四四年冬天，淮南区党委派朱副科长等三位同志，专程送来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副主任汪道涵联名写给我母亲、痛悼我父亲牺牲的唁信（见影印件）。噩耗传来，全家悲痛欲绝。当我们兼程奔到甘泉县时，已是四五年元月。

我们是在一场雨后之夜，赶到停放父亲棺木（这棺木是由老法师把自己的寿材捐献出来的）的弥陀寺向父亲遗体告别的。母亲、弟弟和我以及在场的同志，包括寺院的老法师都哭了。哭声在大殿内外久久回旋。随后，父亲的棺木移到举行追



悼会和吊唁活动的樊公殿。许多党、政、军领导同志赶来参加父亲追悼会。任甘泉县长的陈仁刚同志，自始至终负责吊唁活动，亲自照料我们兄弟两人，甚至抱着我的弟弟参加丧礼仪式的动人情景，我一直没有忘却。领导同志的关怀，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络绎不绝的群众从各地赶来参加吊唁

父亲的活动。这使我们看到了党对父亲的信任，看到了父亲生前与群众的鱼水关系，从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四五年春末，在我们母子及甘泉县政府赵科员一行的护送下，父亲的棺木由水路运送到来安县半塔集，安葬在由罗炳辉将军倡导修建的烈士塔旁。

我们本来还保存有父亲牺牲时的血衣等遗物，以及追悼会上各界群众奠祭父亲的腊梅花瓣（因腊梅花芳香浓郁，象征先烈英名流芳千古，所以我们把花瓣精心摘下晾干，保存下来）。可惜，淮南北撤后，我们存在古城老乡家的东西，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抢劫一空。父亲的遗物、珍贵的腊梅花也都无法寻回了。

## 我对许言希烈士的回忆

陈 慕

许言希同志，于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投身抗日救国运动，一九四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任淮南路东直属第一区农抗会理事长，领导农民开展抗日战争。一九四四年八月，调甘泉县任县长之职。言希同志任职期间，曾和我们开过两次区长、财粮和民政区员联席会议：一次是在沙家集以南的刘家楼召开的秋征公粮动员大会；另一次是在丁家营召开的进一步动员参军大会（以上两地现均属仪征县，是当时甘泉县政府驻地）。在这两次会议上，许言希同志都讲了话。他中等身材，操安徽来安一带方言，讲话简练，号召力很强。一九四四年冬，为迎接大反攻，开展参军运动。言希同志奉县委之命，深入扬（州）天（长）公路以东的公道地区，宣传抗日战争形势，领导开展参军工作，在宿于柏树乡张宰庄（现为公道乡柏树村言希生产队）我方乡长孙宝昌和乡指导员屠广林两家合的一间营屋里。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深夜，五十多名日伪军化装成新四军，在敌特李炳荣（公道镇人，解放后被镇压）的带领下，摸到许言希同志的住处，诡称是从后方来的，找许县长送信。此时许言希同志刚好入睡，不明真相，闻声开门，当即遭到敌人枪击，不幸牺牲，时年三十二岁。

为了沉痛悼念许言希同志，中共甘泉县委和县政府特在安全的后方樊公殿（现属仪征县谢集乡）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党、政、军和各界人士数百人。我和甘泉区区长汪涛、张龙乡乡长王云程也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甘泉县委书记黄祖炎主持并致悼词。

接着举行了旧式儒祭，气氛庄严肃穆，县政府司法科科长崇欲知宣读祭文，语极悲昂，大家闻声堕泪。当时是木葬，灵柩上刻有：“中国共产党淮南津浦路东甘泉县长许公言希之灵柩”。参加追悼会的党、政、军群众团体和各界人士，都分别赠了花圈、孝幛、挽联、挽诗、挽轴等。其中有公道区区长刘九曾书赠的七言头字挽诗，其头字为：“许言希，原名延熙，祖籍梁安，任甘泉县长时，亲到公道区柏树乡，领导参军工作，备尝艰苦，不幸暗夜遭特工无耻狙击，草此哀章，聊申悼意。”他就以这五十四个字作为七言头字诗，诗中写道：

许身清洁志气强，  
言语高声气宇昂，  
希扫烽烟籍地起，  
原期民主更辉煌。  
名扬四海家门第，  
延安作风党主张，  
熙熙攘攘来哀悼，  
祖祖孙孙念不忘。

甘泉区署送的挽联，是由我书写的，内容为：

英勇捐躯精神不朽，